

先秦諸子學說

胡耐安著



胡耐安編著

先
秦
諸
子
學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例言

一、本書係就著者在暨南大學所授「諸子研究」一部份講稿而成，原擬以儒道墨三家爲正編，而以其他諸家爲續編。竊恐歲月不居，所擬難成，則是書未免云闕；故不綴以正編二字，他日續編成書，與不綴正編之本書，亦可相爲正續，不爲害也。

一、著者深感學生於國文字之程度，過爲淺蕪，是故本書，全采文語成句。但以倉卒成編，未遑斟酌，置字用詞，或有未當，敬希識者於講授時，予以修正，俾免貽誤來學，則不僅著者一人之私幸也。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胡耐安識於上海寓所

先秦諸子學

序 說

子之稱書，含類至廣；蓋古者士大夫通稱曰子，從而其所著述者，亦因以名子。諸子云者，舉凡經史以外之能成一家言者，如「儒」「道」「法」「墨」等皆歸焉。先民榜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以子部位其二，故子部又稱丙部，但亦有以子居史前稱乙部者；然自隋唐而降，子皆後史，經史子集之稱，遂以釐定矣。

子書源遠流長，上溯周秦，下迄元明，雖代有盛衰，但各有所詣；繁曠以盡其博，曲雜以顯其妙；出入於經史之間，佐證於學藝以外；昔人稱

爲人道見志之典，今人目爲明理致用之書，洵當論也。惟是時代邈遠，載籍所存，頗多佚失。且也諸子之書，自漢而降，學者多以非聖畔道視之；洎夫宋代，儒者更目爲異端邪說，擯於儒家之外。綜是多因，諸子之學，遂成絕詣。况復有秦火於前，漢宋明令禁於後，欲其無殘，豈易言哉？

近人舉諸子書，大率以春秋戰國爲斷。良以諸子之學，莫盛於斯時，譬若日麗中天，光芒萬丈，炎漢而降，則寥落之晨星，未足語其光輝焉。子之所以盛於春秋戰國者，莊子於天下篇言曰：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孟子之言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章下）

班固於漢書藝文志，更綜而論之曰：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差，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蓋前乎此者王室尊嚴，學世其官；非其族者不能與聞，非在官者不獲從事。及春秋之季，周失其綱，威權不作；言論思想，乃得以自由發揮。逮及戰國，天下諸侯爭求人材以自重，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立異，以成其言。諸子之學，迺盛於斯時矣。

以言其類，則司馬談有六家之論，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班固有九流十家之

說，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小說、降及唐宋，其所析分者爲類滋多。如舊唐書

經籍志之所列，則子類爲十有七，儒家類、道家類、法家類、名家類、墨家類、縱橫家類、雜家類、農家類、小說類、天文

類、曆算類、兵書類、五行類、雜藝術類、事類、經脈類、醫術類、新唐書所紀者數雖同而名有異，事類爲類書類、經脈類爲明堂經

脈類、而舊唐書經籍志序，則云：「丙部爲子，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

家；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淨無爲；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

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縱橫

家，以紀辨說詭詐；七曰雜家，以紀兼絃衆說；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

藝；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

文，以紀星辰象緯；十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

筮占候；十四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是其所序與其所列者不相符合

矣。

矣。宋書藝文志所類之子部，則分八種，儒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書類、五行類、醫方類、藝術類、鄭

樵於通志藝文略中所舉之諸子類，實十有一焉。儒家、道家、釋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

農家、小說家、逮夫清代，其四庫全書之子部總敘言曰：「大都篇帙繁富，可

以自爲部份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其續通志藝文略諸子類之數，則爲儒、道、釋、法、雜、農、小說、兵、八家。

蓋以著述日夥，門類滋多，原不能拘墟於六家九流之稱，加以限度。且也子部之書，或古人之所無而爲今人之所有；或古人之所有至今已云佚亡矣。譬諸佛入中土，時在漢代，其釋氏之書與夫釋家之稱，自亦必不能超邁漢代而與先秦諸子並類；復以支派紛雜，入於此者難出於彼，如

管子一書，幾儒道法名陰陽，無所不包。準是類他，是在善學者矣。以言其量，見之於漢書藝文志者，凡百八十九家，其書則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考諸唐史，玄宗開元十九年集賢院所儲子庫，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越十有四年，至玄宗天寶三年，更造四庫書目，子庫所儲者則僅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亡佚之數，殆及三之一。其後於宋眞宗時，清釐子庫，則祇八千四百八十九卷，亡佚殆又居其半矣。

唐書藝文志序云：「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蓋其中或佚而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於是墨家僅墨子及晏子春秋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及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而著錄之家，遂因絕續不同，其體例不能劃一。」不僅此也，如鬼谷子其人，有謂係蘇秦之師，有謂卽係蘇秦本

人；人而不存，書於何有？吾人尤以疑古之思，爲討古之學，事子學者宜是，研經鑽史者更宜是也。

若夫子書之起源，劉勰於文心雕龍中諸子篇云：「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然此謂子之名書之所肇始曰可，謂之爲子書之肇始曰不可；徵諸高似孫所輯「子略」，黃帝之陰符經實冠其首帙；雖其書有屬於後人僞託之說，但鬻子一書，亦復有指摘其爲贗鼎。綜之時代邈遠，磨滅滋甚，多聞缺疑可也。

諸子之學，既如上所論述之散漫駁雜，則治之者將何以事其功歟？竊聞之提綱目張，挈領裘順；爰是未及諸子之研究，先爲諸子之述略；述略云者但舉其家數耳；至其所學，則具於各章論之。惟是茲書之作，原在詔示學子以秦先諸子學之源流派別，累日經年，積而成篇，蓋未暇加以

點竄焉。且所舉者，或殘而不全，或佚而不備，斷章殘篇中有其書名，求諸子庫則亡佚久矣；復有原書云缺，後人託名續全者；更有古人實無其書，後人妄臆以成者；顛倒錯亂，是所未免。用本所知，試爲清釐。竊以諸子百家，其能稱鳴一時而復流傳於世者，要皆有所詣；烏可挾取其片語隻言而盡非之也哉？惟是諸子爲書，其類至泛，其數至繁，其義至曠，不有範圍，其何以事？竊聞之：春秋學派，以儒道墨三家稱其最，外此若陰陽名法，則兼乎道而通乎儒墨者也。其縱橫農雜小說之爲家云者，蓋戰國之後起而漢人之所爲言者耳。茲書所述，雖僅儒道墨三家，然於先秦諸子之爲學，其庶乎得其半焉。

第一篇 儒家

第一章 儒家述論

儒，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論語雍也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儒蓋爲有知識材藝者之通稱，是以有君子小人之別。至儒之成一家專名者，則以學派之起，儒家爲先，然所謂專名者其始實亦通名，舉凡諸子百家，固莫不以儒稱者也。

漢書藝文志之論儒家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

漢書儒林傳之釋儒曰：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六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亦卽所謂六藝也。禮記經解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於六藝之學，言之備矣。然孔子之以教其弟子者，則未嘗以六藝分

科，吾人考之經籍，雖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之目，然以某一藝爲專攻之學者，則孔門未之聞也。至於儒家，固有「博學乎六藝之文」之言，然大儒如孟軻荀卿之所述作，僅詩書禮樂春秋焉而已。孟子七篇，未一及易。荀子以博學稱，而於勸學篇詳論詩禮樂春秋，亦未嘗言易也。迨夫漢興，儒家之引申易卦爻辭者日益其多，詩書禮樂易春秋，乃同稱爲六藝之科矣。且以易爲諸藝之原，如漢書藝文志所論曰：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無有變更，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益以其時爲儒學統一時代，董仲舒之策見取於漢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六經之用，盛於一時，後之經學，實肇始於斯時也。

董仲舒之釋六藝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談之論六藝曰：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良以六藝之學，儒家之所宗也，是用廣徵羣說，明辨其旨。夫然後而語儒家，則易中其窾要矣。惟是六藝之學，並非制作於孔子，孔子者「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集六藝之大成而已。吾人於國語楚語篇：

莊王使士癸傳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楚莊王之時，先乎孔子者，殆數十年。孔子生於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楚莊王時則在西曆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且其所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之教，與莊子所論儒家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

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相契合。是則六藝之學，古已有之，但或淆雜而未釐於純耳。

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傲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草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論語述而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熹於其句下集注曰：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言夫六藝之學，則舉凡諸子百家，何莫非六藝之支與流裔？徒以諸家者流驚其新說，未能如孔子之述作信古，六藝之學，乃爲儒家所專有矣。且其時學世其官，士大夫之通一藝者，拘泥其「非其族者不與聞，非在官者不從事」之制教，未嘗輕以示人。孔子則設壇集徒，講其所學，「有教無類」，所謂「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開私人講學之

先河，儒之教化，遂徧及天下，而諸夏之文物，亦由是而具矣。至私人著作，亦由學世其官，未之或有。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曰：

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所以功賢堯舜也。

實非誇論。當孔子之時，諸夏學術，搖墮欲絕，散亂滋甚，孔子紹述往古，折中六藝，以垂教於後世，固不僅以一家言鳴也。師表之尊，豈偶然哉！惜夫後之儒家，「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復「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甚或以神視孔子，以教目儒家，師儒之義與夫儒術之用，囿而失其真矣。

第二章 儒家學說

儒家之源，肇始於司徒之官；尙書堯典：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教者五倫也，儒家以明倫爲職志，以隆禮爲學法，以爲六經皆古之典禮也。原禮之所以起？荀子之禮論篇，闡闢精湛，其言曰：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孔子亦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以人之生也，必約以禮。禮也者，典章制度於是乎生，習俗教化於是乎成；儒家以行世致用爲務，非禮

無以行其道也。說者有謂諸夏學術之濫觴，皆由於禮，固不特儒家已也；其言所持，亦自有故。但周禮是崇，唯儒爲宗，後世稱儒者亦莫不盛言禮制，良以儒家之學，在以禮爲治者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病禮之繁者亦以隆禮爲儒病矣。

然孔子之所謂禮，固有其「禮之本」，非徒繁文縟辭爲也。禮記郊特牲篇曰：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是則儒家所隆之禮，非僅陳其數而已，尙有所謂義焉者在，若「仁」若「義」若「忠」若「恕」，皆孔子所言之禮義也。孔子爲儒家宗，孔子之言，蓋儒家之言也，爰是擷取孔子所言，爲儒家學說論之本。晏子一

書，漢志列爲儒家類首，其所論述，頗多毀孔者，故後世儒者目晏子爲墨家，而不欲列之於儒家，然其人爲孔子曾子所亟稱，孟子亦甚稱道其言。惟其說則可以「愛民」，「節用」，「尙賢」，「非戰」概之，而其崇禮固與孔子無異也，故不及焉。若夫荀孟之說，其所本者，傳自孔子，於儒家流派中具論之。

孔子講禮，以仁義爲本，論語八佾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論語衛靈公章：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蓋謂人不明仁義之道，雖知禮亦無足觀也。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章）

是則言人必先習乎仁義，然後可以行禮；猶美女必先有巧笑美目，然後可以爲容也。仁之一字，爲孔門最重要之學問；論語顏淵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熹釋仁，謂仁者本心之全德；質言之，蓋卽所謂眞性情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章）

子曰：剛毅木訥近乎仁。（論語子路章）

蓋人當巧言令色時，自不能不有所矯飾，所謂性情之眞失矣；故「鮮矣仁」。若剛毅木訥之人，則凡所言行，可於質直中顯露其眞性情，故「近乎仁」。然仁者又須以禮約之，孔子於答顏淵問仁之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章）

而仁者又徒非獨善其身而已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論語雍也章）

因己及人，忠恕之道生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章）

所謂一貫之者，吾人以易繫辭「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數語釋之可也。蓋孔子之爲學也，以爲宇宙間事物，雖極盡其繁頤，然必有其端可執；孔子之所執者禮之用也，禮

用，仁義忠恕之道也，夫如是其繁頤之事物可一之矣。

關於禮之釋義，禮記禮運篇曰：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坊記篇曰：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質而論之，蓋所謂王道不外乎人情者也。要之儒家之學，在克己，在愛人，在行其力以致治其世。是故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篇）

然儒家人我之分，固尙有別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章）

「正名」之說，於是生焉；正名者，明倫也；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孔子於此，嘗亟言之，如：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章）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章）

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所紀，褒貶云者，亦在正其名也而已。推其用意

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期其世之可以爲治，固不僅尊君權達王事焉云爾。綜上所述，儒家之學，蓋本乎人情，約以禮文。淺而言之，則盡其人職以爲世用，所謂「學優則仕」者，非干祿而仕，實用世而仕也。儒家之學，所以能傳諸百世而勿替者，亦在此也。禮記大學篇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卽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儒家之爲學，盡於斯矣。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漢書藝文志於孔子言行，條舉綦詳，後世儒家資以訓誥者，固尙有易禮春

秋諸書，然闡述至密且備者，尤以論語稱最。吾人今茲所探求之儒家學說，亦本自論語一書爲多也。

儒家之書，徵諸漢書藝文志，則有：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

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說密子語

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頌陳人也七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破

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百地立官 河閒周制十

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讖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人爲

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

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

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

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

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

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太玄十九法言
十三樂四箴二

益以揚雄一家，三十篇蓋五十二家焉。其可得而考者：

晏子 姓晏、名嬰、字平仲、齊人。相齊景公，善與人交。史記有「管晏列傳」。晏子八篇，今存。其書分內外篇：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重而異者，不合經術者。隋書經籍志：「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是其書名卷數，至隋時已不同矣。唐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

子思子 名伋，孔子孫，受業於曾子，爲魯穆公師。漢志：「子思子二十三篇，其書不全。」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隋書音樂志：「禮記表記坊記緇

衣，皆取子思子。」惟禮記一書，頗多後人所加，子思子四篇，想亦不免有後人之所加者在焉。

曾子 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傳孔子之道，述大學，作孝經，儒家尊之曰宗聖。漢志：「曾子十八篇。」大戴記，載有曾子十篇，識者斷爲其門人所記。

孟子 姓孟，名軻，字子輿，詳見下文「儒家流派」章。漢志：「孟子十一篇。」今所行於世者七篇：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漢趙歧孟子題辭，謂「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是則漢志所舉孟子十一篇者，當係連外書四篇而言，今外書已云亡矣。

孫卿子

姓荀，名况，詳見下文「儒家流派」章。劉向序錄：「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校除重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班氏漢志：「孫卿

子三十三篇。」今所行於世者爲唐楊倞所注本，計二十卷，三十二篇。第一卷，勸學篇、修身篇。第二卷，不苟篇、榮辱篇。第三卷，非相篇、非十二子篇、仲尼篇。第四卷，儒效篇。第五卷，王制篇。第六卷，富國篇。第七卷，王霸篇。第八卷，君道篇。第九卷，臣道篇、致仕篇。第十卷，議兵篇。第十一卷，彊國篇、天論篇。第十二卷，正論篇。第十三卷，禮論篇。第十四卷，樂論篇。第十五卷，解蔽篇。第十六卷，正名篇。第十七卷，性惡篇、君子篇。第十八卷，成相篇、賦篇。第十九卷，大略篇。第二十卷，宥坐篇、子道篇、法行篇、哀公篇、堯問篇。若夫荀子之稱，亦自楊氏始。荀子之以孫卿子名，清謝墉釋之曰：「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爽，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贅也。蓋荀音同孫，語途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然亦有其闕佚，如孟子外書是。又如荀子一書，議者亦謂其殘而不全。

若晏子一書，則滋疑尤甚。此外之某某爲書云者，僅於典籍中見其篇目焉爾。

第三章 儒家流派

韓非子顯學篇云：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所謂「儒分爲八」也。然此八儒者之著作，多殘而不存，可傳者孟氏孫氏而已。言夫孔子之學，有謂得其正派者厥唯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孟氏則得於子思之門人，是則儒分爲八者，子思孟子固二而一也；樂正氏

則又稱孟氏爲長者也。八之云云，蓋六焉爾。且所述八儒者大半非仲尼弟子，而係受傳於七十子之徒。其所學或傳或不傳？其所傳或醇或不醇？更難足徵。不特此也，卽躬親與聞孔子之教誨者，亦各有其秉賦之不同，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述：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夏；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然此猶不足以語儒家之流派也，蓋儒家之學在六經，儒家之流派亦應本於六經而分野，如孟子一派治春秋，荀子一派治禮是也。梁啓超分儒家流派爲二：（一）說經之儒，（二）著書之儒，其實後世之所謂儒，固皆以說經爲事者也，著書云者，蓋亦說經焉爾；所謂儒者之學在六經也。儒於

漢稱最盛，然條葉雖茂，枝幹固仍其殘敗之枝幹。韓愈原道篇曰：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韓氏所見，固有所囿者在；然於此可以窺見儒家之所傳。秦漢以降，雖盛稱於世，而其流風遺響，殆已支離散碎非復純一其所宗歟？梁啓超於「中國古代思潮」一文中，論及儒學，亦曰：

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爲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雖不見國，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爲昌明儒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

史記儒林列傳曰：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由是言之，孟子荀卿，孔子後之儒家大師也；或亦可謂孔學絕於孟荀，儒派亦止乎孟荀也。近人論中國之學術，以孔子方之蘇格拉底（Socrates）以孟子荀卿等儕於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非私言也。

孟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越，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爲貴。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然亦有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漢志：子思弟子，其「人」字蓋爲衍文。但以年代證之，似孟子未必能親炙於子思。要之，孟子之學，固本於子思也；子思言天命，孟子道性善，相貫通焉。孟子生卒年代，史記不載；據元程復心孟子年譜，則生於周烈王四年（西曆紀元前三七一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西曆紀元前一八九九年），約後於孔子百七十九年（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

荀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

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此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荀子所學，蓋亦得自七十子之徒，有謂係傳自子夏仲弓之徒者，則典籍莫稽焉。荀子生卒年代不可考，清汪中所作荀卿子年表，起趙惠文王元年（西曆紀元前一九八年）迄趙悼襄王七年（西曆紀元前二二八年），有云：「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近人胡適則謂荀卿遊齊之年，約當西曆紀元前二六五至二六〇年之間，死之年則爲西曆紀元前二二〇年左右，由此可以窺見其時代之所在矣。荀子後於孟子，大約在六十年至八十年之間。

孟子荀子，皆尊孔子者也。孟子七篇，乃述仲尼之意，其尊孔固無論

矣。若：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章上）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離婁章下）

比比皆然。荀子則於非十二子篇曰：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於解蔽篇曰：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定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感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政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其尊崇孔子者，蓋亦情溢乎辭矣。

孟子荀子之不相類同者，厥唯性善性惡之各異其說；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之言曰：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丑章上）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章上）

荀子之言曰：

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禮

論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俞樾諸子平議：「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性惡篇）

其實善惡云者，固互相爲表裏者也；孟子道性善，乃勉人之性爲善，欲導其善以絕其意；荀子言性惡，乃疾人之習於惡，欲制其惡以全其善；孔子所謂相近相遠也。清陳澧有言曰：「禮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東塾讀書記陳澧乃排斥漢宋門戶之見者，故能作爲是論。

以言其學，則孟子本春秋，荀子尚禮。孟子七篇，其所謂「仁政」云者，蓋卽孔子作春秋之意也。良以其時當戰國之世，道義之不行，禮樂之不講，強吞弱，衆暴寡，攻伐爲能，王者之迹蕩然無存。孟子於此，嘗慨夫其言之曰：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盡心章下）

復次，則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章下）

然孟子於答咸丘蒙曰：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萬章章上）

則其非純乎墨守師說者也。但此不足以概孟子之學，如：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章上）

則又爲一遵守舊則者也。要之，孟子之學，正如其所加諸於孔子者「孔子聖之時者也」，蓋有其「時」性在焉。吾人於其論百里奚之言辭，可概見矣。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楚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萬章章上）

外此則：

聞諸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章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事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寇讎。（離婁章下）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得乎丘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盡心章下）

在在足以證實孟子爲一適「時」應「實」者，然孟子固非阿世求容者也，是以迺有：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章章下）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章章下）

荀子之爲學，可以一「禮」字賅之。其言曰：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勸學篇）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徑也（勸學篇）

其學之所宗也可知矣。禮論篇曰：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由繩衡規矩，以顯禮之爲用，從而禮於人生之要可見矣。是以荀子之勸學修身論政言性，莫不一本於禮。如修身篇曰：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如非相篇曰：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臠，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俞樾諸子平議：「按極禮而禮，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禮三字爲句。上云：

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視，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而視。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是矣，後王是也。

外此則：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學篇）

數語，可以概括荀子全部學說。禮記一書，大戴戴德字延君漢人所傳者，如禮三

本篇，出荀子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勸學篇，而附以宥坐篇末「見大

水」一則；哀公問五義，出荀子哀公篇。小戴戴聖字次君德兄子所傳者，如三年

問，亦出荀子禮論篇；樂記鄉飲酒兩篇，則取義於荀子樂論篇；其他若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諸篇，多類同於荀子德行篇。是則荀子之書，固足冠冕羣儒而與孟子七篇抗行也。惜夫宋儒，囿其所隅，躋而外之，童蒙所資，遂莫得聞其學矣。

若夫儒家之學，在孔子一尊之下，固無所謂其流派；蓋千言萬語，何莫不由斯禮也。徒以漢儒之飾乎經學於前，宋儒之矯乎理學於後，分門別戶，貴奇失真，儒家之流派興，而儒家之學說廢矣。

第一篇 道家

第一章 道家述論

道家一稱道德家，漢書藝文志云：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史官之設，肇始於黃帝，是以言道家者率黃老相稱，如張采田史微內篇之原道云：

昔者黃帝既執道以濟天下矣，知道爲人君之要術，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

守之，以垂訓後王，非得道者如夏之終古，商之向摯，周之辛甲尹佚，莫能居是職焉。而一時佐人君明治理者，若伊尹輔湯，鬻熊太公與周，管仲治齊，亦無不推原斯學以秉要而執本。降及東遷，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黃帝上古之言，著道樞五千言，莊列關尹之徒羽之，號爲道家，蓋始此矣。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術，六藝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師承也。

惟是黃帝之有無其人，迄今成爲懸案，漢去古未遠，司馬遷之五帝本紀，尙曰：

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而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於道家則曰：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若然則道家不特非六藝之宗，百家之祖，而且較陰陽儒墨名法諸家爲後

起矣，蓋其所謂因也采也撮也，實已次序其後先焉。至託名黃帝諸書，漢志所錄四經四篇，銘六篇，君臣十篇，注有「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亦注「六國時賢者所作」。若夫老子一書，大率亦爲戰國時之作品，良以著述之事，先乎孔子者未之聞；且老子五千言，與黃帝書頗多類似，近乎戰國時未盛行之「經」體，故其書應較論語孟子爲晚出。况道家之名，實肇始於漢代，前乎此者，唯有「老學」之稱耳。傅老學之李耳，其生卒年代，則莫可稽考。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是其人或先於孔子也。惟其言之是否信而足徵？要亦難成定讞。漢書藝文志所列道家典籍，則伊尹實居其首；伊尹之書，尙書有「咸有一德」，

「伊訓」、「太甲」三篇，他無所傳，而「尚書」之爲書，則證之「先秦經籍考」，頗有晚周漢代亂竄之跡可尋。此外若太公，若鬻子，若管子，皆非純粹道家者言，且亦多非其本人之手澤。若黃帝諸作，其僞託已具如上說。是則今茲吾人所述論之道家者，老子與莊子及其所私淑者而已。道家之所謂黃老云者，蓋亦猶儒家之稱述堯舜焉爾。

若夫後此之以道體稱者，如漢張道陵及其徒衆之自謂能符，咒以役使神鬼，與夫日事丹鼎燒煉以求長生之輩，則直左道方士流亞耳；不足以稱述道家也。

良以老子之所謂「道」也，所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其旨蓋「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固非徒獨修其道以獨善其身者也。是以其言曰：

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是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五十七章）

又曰：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三十八章。）

辯乎此，則知道家之所謂道，亦非必如晉人之曠放超脫，始可與言道也。

隋書經籍志，則云：

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

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俱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此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宗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族爲高，狂狷爲尙，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是則「道」之爲學與夫「道」之成家，又別有其說矣。要之，道之云者，蓋以老子之道德經爲稱耳。所謂「精微淳粹」云者，則直承道家爲一切學術之所基，舉凡諸子百家，大都道術之一焉爾。是以江瓌讀子扈言非之曰：

道之爲物，大之足以彌綸天地，小之足以無間身心，精深廣大，不可方物。然亦道術之通稱，猶孟子所云若大路然。諸子百家，莫不包涵大道者也，乃獨舉道家之名以目老莊之徒，則諸子百家，皆非道耶？……大抵名道家之故，實由老子之道德經，然道德經

以首句之道字德字而得名，如關雎麟趾之類，古人著書，素有此體，非老子深意所在，無關宏旨者，乃掇取其書之半名，而爲其一家之專號，恐非老子之所願。且老子書本名道德經，非名道經，與其掇半而名曰道家，何如掇其全而名曰道德家之爲愈耶？

吾人考諸道之爲字，蓋有術之含義。道之名家，或亦可稱之曰某一術家而已。但以秦漢而降，學失其統，傳其說者，多務立以自炫，遂浸假而流於虛誕莫之所究矣。

第二章 道家學說

言道家學說，必以老子道德經五千言爲宗；史記云：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老莊申韓列傳）

但夷考其書，似史記之所云，不無傳述之舛謬。吾人試一按書之內容。其同一意義之語，重見疊出者甚多，如：

(一)第二章——萬物作焉而不爲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第三十四章——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二)第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先，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第五十六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

(三)第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第二十四章——目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四)「物壯則老，謂之之道；不道早已。」三句，分見於第三十章第五十五章。

且其體例，亦至不純，如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三句有若頌讚。如第二十章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咳；儻儻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之數句者，則若賦若騷矣。

而其所言，復多蒼萃雜說，如：

不尙賢，使民不爭。（第三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第十八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第六十五章）

則近乎法家者也。如：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

之。

直縱橫家語耳。綜上所述，則老子道德五千言云者，絕非出自老子一人之手，殆屬後人疊集而成之也。

惟是「書缺有間」，孟子之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吾人於道家之學說，亦唯於此道德五千言中，摭拾其二三，以闡明其所歸焉。

第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道家學說之所本也；蓋謂天地萬物之生，皆各有其所秉受，此所秉受者卽道也。其道之爲用，則一任物之性；所謂：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三十七章)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其所極，則：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四十一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者拙，大辯若訥。(四十五章)

寡欲，亦老學之要旨，如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三十七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蓋亦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唯其欲其「少私寡欲」，「知」之一字，迺所惡聞矣。蓋所謂知者即欲也，多知即多欲，多知則「爲學日益」，有背乎「不知止」之旨；多欲則「心亂」，難語以「不知足」之理。故曰：

智慧出，有大僞。（十八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十九章）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六十四章）

言夫老學中之人世觀，則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

言之賅矣。

梁啓超謂：「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主義之時代也。」斯言也，以之論三國六朝之道家言固當，以之議以老學爲宗之道家言，則殊嫌其未允。良以老氏之學，固非盡如三國六朝人士所言之玄虛无爲，而尙有其「先後」「雌雄」「榮辱」「虛實」之別也。三國六朝人士之所以披猖者，殆列莊之寓言耳，烏可以概之曰道家言？

至司馬談之論道家曰：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是誠能得老學之真髓也，然此非所語於漢代以後之道家焉。簡而論之：道家之學，以言老氏，則五千言無論其真實，要皆不外「應世」之道，如

漢志所謂「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降而言他，若莊周輩，則超脫玄虛莫知其所「宜」矣。

道家之書，徵諸漢書藝文志，則有：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

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

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

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

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圜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

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誦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爲

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

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

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

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今茲所有者，其伊尹太公鬻子筮子筮同黃帝諸書，已於道家述論中略言

之矣。此外若莊子列子，則固言道家者之所必述，然其書之是否足徵？

亦吾人之所應知者也。

莊子一書，現世流行者，爲郭象子玄注本。考諸晉書：卷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遺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但所謂白本者，今已云亡矣。且向本實本於崔本，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云：

秀游託數賢，着脣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

崔譔者，亦晉人。然晉書列傳，於

向秀之悟解莊學，則推重備致。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

是蓋操觚者各有其所偏耳。

郭注本爲三十三篇，計內篇七：

道遙遊、齊物

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外篇十五：

騏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雜

篇十一：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御寇、天下、但今本郭注，恐已爲後人少有變更矣。

若與漢志「莊子五十二篇」較，殘闕者蓋二十九篇焉。

列子一書，漢劉向序錄所載列子目錄，爲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力命第六、楊朱第七（一曰達生）、說符第八、八章。並敍錄曰：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

是其書於漢時已爲人所訾議矣。近人多疑爲魏晉以後人所僞託，且有斷爲係唐人所假作者。蓋列禦寇篇目，雖見於莊子，但莊子於天下篇敍述

諸家，若慎到田駢關尹之徒皆與其列，而列禦寇獨闕，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列禦寇之篇，當係其書所殘餘之一部份，莊周撫而存之，作者云何？蓋莫可稽，殆寓言之流亞耳。今譏列子者，一言以概之，曰：「燕雜不醇。」是以論者謂列子一書，實「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爲向敍以見重。」國故馬叙倫列子僞書考是則劉向序錄所載云者，亦全屬好事之徒所爲也。不廛此也，卽老子一書，亦復註解紛紜，人一其說。且有分道德經而爲二者，以上篇名道經，下篇名德經，則不經之甚者矣。要之，道家之學，誠如司馬談所論：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

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然究其實，則或有失於玄虛迂誕歟！

第三章 道家流派

道家之學，於三國六朝稱盛。蓋以其時治經學者一其師說，門戶之見，牢不可破；而學問之道，則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以致「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汨沒性靈，莫此爲甚。是以矯枉過直，物極必反，人心厭倦，虛無荒誕之異說者起，羣

趨而響應之矣。其次則以戰爭不已，殺戮過甚，人心皇惑，莫安厥生；天地不仁，芻狗萬物，玄虛無爲，遂爲時勢所尙矣。

是故言道家者，必以三國六朝爲道家盛行時代；而言道家之流派，亦當以此時代爲綜匯也。梁啓超之言曰：

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中國古代思潮）

而分之爲（一）玄理派，以何晏王弼開其宗，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歸之；所與研討之者，易理與老莊耳。（二）丹鼎派，秦始皇帝時，倡神仙說之侯生盧生，爲此派之導源；漢初張良之自言從赤松子遊，漢武帝時李少君欒大徒輩之炫言煉養，迨夫參同契一書出（參同契爲漢末魏伯陽所著），燒丹煉汞之學，大播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其所著抱朴子神仙傳隱逸傳諸書，皆

不外全其軀殼存其靈魂所謂「長生不死」者之誕言也。(二)符籙派，符籙派視丹鼎派尤爲下矣，符籙派起於漢末，張道陵託此術以傳教，延至後世，迺有奉爲天師仰爲真人者矣。(四)占驗派，自西京儒者贊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旣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楊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盛行於時。及三國，其術益顯，且益爲世所重視；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最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注青囊，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稽康之難宅無去凶論，則風水之說也，此外若珞璣子，若祿命書，若三命抄，爲後世算命家之本經；若元包，若靈臺祕苑降爲後世卜筮家之南針；若相經，則爲言相法者之所宗。凡此諸說，類皆怪誕誣

閭，然其所以陷溺人心者，亦有其莫知其所爲而爲之威力在焉。

右所引述，在吾人就道家學派立論，除玄理派外，則不願雷同其說。良以道家之所以成其一家言者，要有其所本耳，所謂「道」也者是也，而丹鼎符籙占驗各派，固不足稱其道也，道家之學，於第一二兩章中已詳及，不再爲言。然梁氏之論，於中國學術之興替，頗可引鑑，故摘而纂入，一以明道家之所傳，一以見道家所傳之不得其所學也。

清陳澧（蘭甫）東塾讀書記云：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尙玄虛，於是始變黃

老而稱老莊。陳封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卽以注二家

者而論，爲老子解義者，隣氏、傅氏、徐氏、河上氏、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

漢以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向秀、司馬彪、郭

象、李頤等繼之。

且也老莊之學，各有所詣；莊子於天下篇，亦自儕於老子之外。若然，道家之流派云者，其所宗固已淆然而不一矣，又遑論乎所傳？梁氏所謂「老子之教徧天下」者，非純乎其老子之教也，殆摺摭老學之餘唾而傳益以莊學焉爾。

第三篇 墨家

第一章 墨家述論

漢書藝文志之論墨家曰：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於墨家之學說，蓋庶幾其盡焉。若夫言之當否？則班氏之代，已儒學被天下，入主出奴，學有所囿，殆亦事所難免。誠以儒墨之辯，頗多柄鑿，其詳當於下章墨家學說中具之，茲不及焉。

墨家之學，論者多謂出於夏禹，其所據，則墨子公孟篇有：

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莊子天下篇有：

墨子稱道禹，後世之墨者，多用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

淮南子要略篇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剗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然亦有非其說者，如呂氏春秋當染篇曰：

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江璟氏之讀子卮言，則更抉其微而詳其說曰：

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史角無書，史佚有書二篇，漢志列於墨家之首，且注「尹佚爲周臣，在成康時。」則由史佚歷數百載而後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學。墨子生於古人之後，乃諱其淵源所從出，以己之姓而名其學，而盡廢古人，不特爲諸家所無，且於理有未妥也。

但江氏復有「墨學出於夏禹自無可疑」之論（見下所引）。要之，各有其當；蓋所謂學也者，殆卽韓愈「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之義。史氏之所學，其所承者蓋亦夏禹之道焉。

從而有所謂墨子非墨其姓而翟其名者，其所取義，則本於韓非子「儒分爲八，墨分爲二」之說，蓋儒之爲儒旣爲學術之通稱，則墨之爲墨當亦非姓氏之專稱。譬諸儒家之不稱孔子爲儒子，卽其證也。

至於墨家之稱，江璩氏之言曰：

古之所謂墨者，非姓氏之稱，乃學術之稱也。猶言墨子之徒，以墨爲其學耳。請先言墨字之義，墨字從黑，爲會意兼形聲字；故古人訓墨爲黑，又訓爲誨，引申之爲瘠墨，爲繩墨。是則所謂墨者，蓋垢而囚首，面首黎黑之義也。墨子之學，出於夏禹，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淮南子要略篇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書公孟篇亦云：「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而其書中所引先王，亦以稱禹爲最多。是則墨學出於夏禹自無可疑。然夏道尙質，禹尤以質著。孔子稱：「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莊子稱：「禹親自操畝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遇。是禹之爲人，盡儉苦之極軌。故墨氏亦學之。墨子之學，雖有貴儉、兼愛、上賢、右鬼、

非命、上同、諸端之不同，而究以貴儉兼愛爲宗。然貴儉爲本，兼愛爲用。二者之中，又自貴儉始；故於節用、節葬、非樂諸端，尤三致意焉。是以其學之宗旨，棄文而從質，棄華而務實，棄逸而任苦。「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以獨任爲務，雖苦槁不舍。」（以上七語，俱散見莊子天下篇）「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見孟子）其爲道適與禹同。莊子又云：「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如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已。」是墨子學禹之道，亦以自苦爲極者也。以自苦爲極，必至如禹之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櫛風沐雨，顏面黎墨，不自以爲苦，且汲汲焉忘其身以利天下，自當如是。故孟子稱爲「摩頂放踵」，莊子稱爲「其道大毅」。後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學適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人亦咸以墨子稱之，所謂墨者，蓋卽槩括勤儉勞苦諸義之稱也。

是則墨子其人，蓋以浸淫所學，因而爲姓；所學既顯，人遂以學名。其

或以墨家之學，顯於墨子，事其學者迺以墨名之，猶現代學術界之人名名科學然。一說「墨」乃古代刑法之一，墨者卽刑徒也。而墨子之學，其所宗者以自苦爲極，其人之所以自處殆與刑徒等。是以當時人目之曰墨者云者，意謂其人直刑徒儔耳。從而事其學者，亦隨以自號，墨子者，釋言之，墨家之鉅子也，猶儒家之稱孔子曰夫子焉。

漢去春秋戰國未遠，司馬遷於其時代之學人各有列傳，而於墨子則附於孟荀列傳之後，且語焉不詳。然在當時，墨家之學，直與儒家並稱；如鹽鐵論晁錯篇曰：

山東儒墨，皆聚於江淮之間。

前乎此者，孟子亦嘗言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章下）

韓非子於顯學篇言曰：

世之顯學儒墨也。

呂氏春秋，更一再爲言曰

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篇）

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

想見墨學彼時之聲勢。復次，史記自序述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其於墨家云：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於此又可推知墨學於西漢之季，雖已云絕，然猶有餘響存焉。司馬遷之不爲列傳者，殆因其時所尙者爲儒道乃不及於墨耶？若夫墨學之絕，固由於時宜，而其以自苦爲極之不易遵循，蓋亦有故焉。

墨子傳略，有謂：「墨翟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有謂：「在七十子之後。」

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

有謂：「翟實六國時人，至

周末猶存。」

畢沅墨子敘

有謂：「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當

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

孫詒讓墨子年表

近人胡適之言曰：「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說他是宋人，有人說他是魯

人，今依孫詒讓說，定他爲魯人。……我們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

十年與三十年之間，

西曆紀元前五〇至四九〇年

死在周成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

西曆紀元前四

二五至四一六年

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

孔子生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

然證之史

實，孫詒讓之說，似有紕繆，考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

西曆紀元前六一至五八六年

安

王在位二十六年，

西曆紀元前四一至三七六年

其間相去殆二百歲焉。

墨子生於孔子之後，可無疑義；其時儒家之說，盛行於天下。淮南子稱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要略自亦有可徵者存焉。然墨子非儒者也，其於公孟篇有曰：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

淮南子亦謂墨子之非儒，乃「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要略由此可以覘知墨學之所在矣。

第二章 墨家學說

墨家之書，徵諸漢志，有：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俛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

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舉諸書，今茲流行於世者，廩墨子一種，然亦殘佚不全。清畢沅所摭

集以成書者實五十三篇，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尚賢上 尚賢中 尚賢下 尚同上 尚同中 尚同下 兼愛上 兼愛中 兼愛下 非攻上 非攻中 非攻下 節用上 節用中 節葬下 天志上 天志中 天志下 明鬼下 非樂上 非命上 非命中 非命下 非儒下 經上 經下 經說上 經說下

大取小取 耕柱 貴義 公孟 魯問 公輸 備城門 備高臨另贍以佚文二十則。

備梯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傳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墨子之學，賅而言之曰：「舍己為羣」「疆本節用」。蓋以其人身當戰

國之世，兵革四起，民生凋敝，欲矯其弊，「兼愛」「節用」尚矣。兼

愛則戰爭息，節用則財物足。其言曰：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俞樾諸子平議」按下自字衍文

也。」故虧君而自利 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樾諸子平議「按兩人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兼愛上）

此於兼愛之旨，言之備矣。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

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俞樾諸子平議」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俞樾諸子平議：「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甚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

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兼字省文，說文云：兼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兼疑也。」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明耳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勤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無妻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賂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俞樾諸子平議」按侍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死喪不葬埋；「（當爲殮，說文云：殮瘞也。玉篇云：埋與葬同。本書或作殮。」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賂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盡將惡也，「俞樾諸子平議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言將何從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

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俞樾諸子平議：「按爲吾身上，當有若字」。〕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卻也。是故退賂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賂其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

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兼愛下）

誠然，兼愛之旨，不唯「利他」，而且「利自」，是以近人論墨子者輒以功利主義者擬之。其與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愛有差等，則略異焉。孟子言：「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正謂此耳。

墨子之意，以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相愛，迺以兼愛之說救治之；復從而以推知人之不相愛者，在於人之互爭；是以言兼愛者應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

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奚說猶言何樂）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非攻上）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肫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

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子墨子言曰：集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養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非攻中）

於戰爭之弊害痛詆無遺矣。

其言節用曰：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衄〔俞樾諸子平議：「按芊衄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臚，鮮且者鮮臚也。說文霽部，臚，合五采鮮色，從霽盧聲。詩曰：衣裳臚臚。鮮色謂之臚，故合而言之曰鮮臚，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臚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臚從盧聲，盧從且聲，故臚得以及爲之。如籀文適，小篆作𠄎；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衄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

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飶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飶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節用上）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利于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核（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核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陽谷味谷」莫不賓服。逮至於厚愛，黍稷不二，羹醢不重，飲於土埴（當爲溜）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

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俞樾諸子平議：「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文義甚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正止字，未訂正上字，故爲補訂之。」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旣葬，生者毋久喪用哀。（節用中）

凡此於人生日用之事，悉皆有其節度焉。不廛此也，其所認爲與民無利者皆非之，非樂上曰：

仁之事者，「俞樾諸子平議：「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

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鴆鵝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遽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掇潦水拆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俞樾諸子平議：「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俞樾諸子平議：「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朴，亦以形似故誤，朴者變之叚字。」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鏘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

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審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良以天下之患，生於不足；而人欲無窮，物力有限，苟無節度，將何以濟？儒家於此，亦嘗一再言之，如論語學而章，有「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又八佾章，有「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泰伯章，有「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與墨子所言，若合符節然。此外則尙賢，尙同，天志，明鬼，非命諸篇，亦爲墨學之所宗，如：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尙賢上）

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尙賢中）

此其爲政之本也。然此猶爲不足，是以又有：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俞樾諸子平議：「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是以一人則一義，一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政當爲正」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尙同上）

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

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俞樾諸子平議：「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已有善，榜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

（尙同中）

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今此何爲人上而不

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未必可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未必可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尙同下）

此於施政之道，言之備矣。然此君人者之政令，似或未足徧信及民，迺有天志之篇。

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詳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上）

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

（天志中）

其所以尊天者蓋如是焉。

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俞樾諸子平議：「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据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

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明鬼下」

其所以右鬼者蓋如是焉。唯其尊天右鬼，是以於命運之論，乃深非之。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誨百姓之從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鄉者言曰：「鄉同彘」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沮暴。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是故入則不孝慈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

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

墨子蓋宗教家也，其自苦爲極以救斯世，頗與泰西之基督教同。章炳麟論之曰：「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諸子學略說 洵爲扼要之語。惟墨家之教旨，既偏於貴儉，貴儉則不免有拂乎

人性者，是以其教乃不能逾二百歲矣。（此語亦見章炳麟諸子學略說）
墨子一書，梁啓超於墨子學案，胡適於中國哲學史大綱，各有考證，茲類其異同如下：

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辨、〔此七篇，梁胡皆斷爲「純出僞託」〕。
尚賢〔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政〔上中下〕、節用〔上中〕、節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樂〔上〕、非命〔上中下〕、非儒〔下〕、〔梁除「非儒」外，

斷爲「弟子記墨子之言非墨子自著」。胡則認「非樂」「非儒」可疑，餘與梁同。」
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梁斷」經上下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口說；但有後學增補。大取小取是後學所著」。胡則斷爲「既非墨子之書，亦非墨者記墨子學說之書。殆卽莊子天下篇所謂別墨所爲」。

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梁胡同認」是記墨子言論行事，體裁有類儒家之論語」。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

「梁胡同認：「是記墨家守禦之兵法。」」

梁胡之說，有出於孫詒讓墨氏閒詁者，孫爲清代治墨學以有成稱者之一人，其書頗可誦也。

第二章 墨家流派

韓非子顯學篇云：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

是則墨家自墨子死後，迺有派之可言。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天下篇）

墨子之徒，實不止此，吾人於羣書中求之，則有：禽滑釐、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

聞其風而說之。：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隨巢子、漢書藝文志：隨巢子六篇：注云墨翟弟子。考隨巢子非真姓名，蓋其人之意在欲追隨古巢父也。其人

好事鬼神，嘗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雨潤澤而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賢於聖人？」此卽墨子右鬼之主張也。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胡非子三篇，注云墨翟弟子。其人胡姓非名。耕柱子、墨子有耕柱篇管黔敖、高石子、俱見耕柱篇高何、縣

子石、俱見呂氏春秋尊師篇。高誘注：疑爲卽高石子，未敢斷也。弦唐子、公尙過、俱見墨子貴義篇勝綽、高孫子、

俱見墨子
魯問篇 程繁、墨子三辯篇，有程繁難非樂之說。公孟篇，有「程子曰：儒者之道四，足以亡天下者四。」疑是一人，三辯篇則師弟之間難耳。 跌鼻、

孟山、俱見公孟篇 曹公子、俱見魯問篇 彭輕生子、俱見魯問篇 宋鉞、荀子非十二子：「是墨翟宋鉞也。」 夷之、孟子

滕文公章：「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田俅子、漢書藝文志：田俅子三篇，注云先韓子。我子、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為

墨子之學。孟勝、田襄子、徐弱、俱見呂氏春秋上德篇，田襄子或即田俅子？不可考。孟勝田襄腹靜，皆墨家之鉅子也。 腹靜、

見呂氏春秋去私篇 謝子、見呂氏春秋及說苑 唐姑果、見呂氏春秋 田鳩、見呂氏春秋 纒子、見論衡 董無

心、見通志藝文略。

右所列舉，係出於梁啓超之墨學微。以之參證於孫詒讓之「墨學傳授

攷」：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禽滑釐、高石子、縣子碩、高何、公尚過、耕柱子、魏越、隨巢子、胡非子、管黔敖、高孫子、冶徒娛、

跌鼻、曹公子、勝綽、（附存三人） 彭輕生子、孟山、弦唐子、再傳弟子三人：許犯、索盧參、學於禽滑釐。屈將子學於胡非子、 三傳弟

子一人：田繁學於許犯 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田俅子、（俅一作鳩）相里子、（名勤）相夫氏、

鄧陵子、苦獲、己齒、相里氏弟子、五侯子、我子、雜家四人；夷之、謝子、唐

纒子、孟勝、田襄子、腹䟽、(徐弱孟勝弟子)、姑果、某翟、

梁氏又分墨家爲四派：墨學

一、相里勤五侯子之徒 得力於勤儉力行者多。
莊子天下篇：「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指相里一派也。

二、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徒 得力於論理學者多。

莊子天下篇：「而倍諂不同，相爲別墨，以堅自同異之辯相營。」云云，指此一派也。此派盛行於南部。

三、相夫氏一派 不詳

四、宋鉞尹文一派 得力於非攻寬恕者多。

莊子天下篇，稱宋鉞尹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是其學殆墨子之正派矣。宋鉞孟子作宋牼。

梁氏於第四派，曾詳以詮釋，其斷語曰：「宋尹二子，殆墨者而兼有得

於老氏歟？吾故於顯學篇三墨之外，別列此一派。」

墨子之徒，當不止此數，吾人於「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二語，可知墨子之勤於說教授徒，殆不下於孔子？其所於異者，孔子之弟子，大率出於公卿大夫之家，墨子則匹夫徒步之士不拘，是所傳迺不若孔子之顯矣。然當其時，墨氏徒衆，直可比擬於孔氏；呂氏春秋嘗一再言之。

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常染篇）

孔墨徒厲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

而墨子公輸篇：又有曰：

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惟墨子傳徒，信守綦嚴，苟背其道，必退而出之。魯問篇曰：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可概見矣。又若淮南子之言曰：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秦族訓）

夫人情莫不畏勞喜逸惡死欲生，今墨子之教律若是其嚴，其意志不堅操守不定者，自難免有退而後出之如勝綽其人，墨學之不傳，墨徒之不衆，其此之故歟？莊子所謂「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見天下篇洵當論也。

結 論

抑有進者：關於子學，各有其一家言，是丹非素，喜辛厭甘，甚或隻字片句，亦各互私其說，曲意釋引，入乎此者出乎彼。如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著者也。其言曰：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淆宇崦頂，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慕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齷也。不知壹天下，建國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

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鄒衍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歸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矜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荀子屬儒家，梁啓超氏謂「荀子爲儒家之最狹隘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
莊子之天下篇，則於其時之學派，頗多條舉，「雖或苦略」，然其所論斷亦有所偏焉。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以本爲精，以物爲處，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孟子之論楊墨，其派別門戶之見，尤躍然於字裏行間，如曰：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吾爲此俱；閔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滕文公章下）

又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盡心章上）

淮南子之要略訓，於周秦諸子之學派淵源，多所闡述，雖未概其全盡，然大致備矣。其言曰：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劓誅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纘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

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俱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摺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剗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閔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贖，梁邱據子家喙導於

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史記之太史公自序中，述其先人所論六家之要指曰：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頗能繫其肯綮，梁啓超氏謂其「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分類之精，以此爲最。」洵非誇論也。

綜上所舉，雖各有其長短，然其能成一家言以鳴於時傳於世，要亦各有其所持之故所言之理也。

以言夫家數派別，梁啓超氏於「中國古代思潮」中所列舉者。

甲，漢書藝文志，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 一，儒家。
- 二，道家。
- 三，陰陽家。
- 四，法家。
- 五，名家。
- 六，墨家。
- 七，縱橫家。
- 八，雜家。
- 九，農家。
- 十，小說家。

乙，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司馬談所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 一，陰陽家。
 - 二，儒家。
 - 三，墨家。
 - 四，名家。
 - 五，法家。
 - 六，道德家。
- 丙，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鱣。三，墨翟，宋鈃。四，慎到，田駢。

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

丁，莊子之天下篇，凡六家。

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鈃，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

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並申而論之曰：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

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繫當時學派之大綱，然猶有病略。太史公之論，則所列五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於當時學術界中，旂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定焉耳。

此外散見於羣籍者，則門類家數之異舉互通，更僕難勝數。降及今茲，則以時代邈遠，典籍漫滅，治子學者既患文獻之不足徵，復苦羣言之龐雜，窮年累月之遍采博徵，亦祇備此一格而已。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抱朴子曰：「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茲書之作，敢云選擇盡美，要亦在考據其實辨證其明焉爾。高似孫之言曰：

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評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書立

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審哉審哉！乃系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子略序）

區區之意，蓋猶是耳。良以諸子之言，其所有待於闡述者實要且切。惟是時也相距，若是其遠，鉤索所極，仍苦未遍，其漏闕之未全，其舛謬之未正，則竊願當世學人有以匡裨之耳。漢代去古未遠，其所拾取，庶乎近焉，爰附其藝文志於書後，聊以供參閱也。

附錄

漢書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

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

元舊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嬰名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

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

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

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一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

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

議奏四十二篇

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

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韓燕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

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

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

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

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

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滌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

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

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

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

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入佾之舞，與制氏不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

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

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

論

國語二十一篇

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

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

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

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

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

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司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

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

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

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

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

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

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

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

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

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

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二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

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

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漢興，閻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
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
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蒼頡中正
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
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
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
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
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竝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入三家一百五十
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
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

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

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

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

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

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

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

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

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辛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子之後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弋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百地立官

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諫言十篇

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巧心

公孫

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無名

心難墨子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

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

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

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

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

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

八篇 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 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十一

附

錄

一一三

篇 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傅老子 劉

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

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固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

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

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誦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

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

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

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

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棄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壽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

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

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一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

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

篇平曲侯

雜陰陽二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

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

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

成公生五篇

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

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遊平

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俛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

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朝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為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

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雜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

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顛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令二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八篇

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二

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俊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俊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土作

淮南內三十一篇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

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

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解子簿書二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

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勝之十八

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

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間非古語 宋子十

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

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

紀七篇項國圍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出楚魏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

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

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

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八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

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

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囅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

所自造賦二篇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

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

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

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二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

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甌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

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

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安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鎭華賦

九篇 睦弘賦一篇 別栩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

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

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

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
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
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
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
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
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
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
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

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

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詣，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

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

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姬一篇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

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三卷

繇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

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鳩治子一

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

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

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

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

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鞠二

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楚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二篇重入楚鞅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
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

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
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秦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
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
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
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
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
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
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矧悍，非洪密者弗能由也。
夫觀景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

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

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
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
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閻昭二十五卷 陰陽
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
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鍾律消息二十
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
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
門法式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
卷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著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嚙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語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詛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旆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詛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詛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詛興；人無釁焉，詛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詛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

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羸牖。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療爲劇，以生爲死。

-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 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
-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

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

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
家方二十一卷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二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
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
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者。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
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兪拊，中世有
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

味。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家三五

十篇者
兵十家

民國念五年九月付排
民國念五年十月初版



先秦諸子學

實售大



角

編著者 胡耐安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振興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鄆長沙南京
廣州 西安重慶温州
杭州 開封貴陽汕頭
武漢濟南廈門雲南

北新書局

